

方舱医院考生：那种命悬一线的感觉，让我心跳加速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白毅鹏

在彭昕焯看来，如果没有疫情，他的高考准备会更充分。6月24日晚放学后，这个男孩告诉记者，“数学本就不好，时间紧，还有地理的部分知识点，堆在一起经常会忘”。

彭昕焯生于2001年，现就读于武汉市东湖中学。学校位于武昌，家住汉口。5月6日武汉高三学生复课，他回到离开三个多月的校园——这个他眼中“陌生又熟悉”的地方。

2019年12月7日，是湖北省美术联考时间，彭昕焯准备专业考试，文化课就搁了。2020年2月6日凌晨，他又因确诊新冠肺炎，被收治进江汉方舱医院，25天后治愈回家，“在方舱也耽耽误学业”。

今年1月28日，彭昕焯开始发烧，浑身疼痛、无力、冒虚汗，由于临床症状和胃病相似，迟迟无法确诊，“那时我和父母互相

宽慰，按时吃药，保持体力”。

“痛苦说不上，但有恐惧。”进入江汉方舱，彭昕焯被安排在方舱出口的床位，“有个50岁左右的阿姨，转院路过我这，呼吸不上气，那种命悬一线的感觉，当时让我心跳加速，很慌”。

彭昕焯说，“据我所知，班里就我一个‘中招’”。在方舱，班主任杨老师经常关心他身体学习情况。学校高一的学弟学妹还通过手机，准备了“菜谱画册”，方便彭昕焯“精神治疗”，“从我好友那儿知道，平常接触少的同学也都问过我的情况，知道大家关心你，心里很温暖”。

离开方舱后，彭昕焯开始在家上网课，每天独自在房间，要和父母保持“安全距离”，晚上偶尔会交流一下。

复课后的彭昕焯没遇到歧视偏见，“虽听说有家长提醒孩子少和我接触，但我捐过血清抗体，同学并没刻意疏离我，他们知

道我是安全的”。

“现在除星期三、四模拟考，其他时间仍按计划上课。”由于早上7点15分前需要到教室，彭昕焯每天5点50分起床，到公交站大约15分钟，这段时间他用来“过早”，买碗粉、面边走边吃，之后6站公交加步行，上学路上要花40分钟。进班后轮值卫生，早读自习，7点45分准时开始上第一节课。

彭昕焯班里有40个同学，如今为防控疫情，上课分A、B班，一节课老师在两个班中间串讲，两个教室有大屏实时转播，室内开着空调，但要开窗通风，午餐、晚餐也是各自在教室分隔解决，“菜单让我们定，最后统一做，我很喜欢学校的土豆烧鸡块”。

和网课不同，开学后彭昕焯逐渐感受到线下学习的压力，“我们学校往年过线率很高，在教室看着大家那么努力，很有紧迫感”。

“地理最弱，数学也不太好。”彭昕焯读新闻知道今年高考难度平稳，但艺术统考和文化课成绩挂钩，最终能去哪儿读大学还得看文化课成绩。他觉得如果没疫情，进目标院校更有信心，目前要好好准备，最终看结果。

复课后，彭昕焯大概在每晚9点10分左右准时到家。“迎接”他的依然是功课，他要完成老师留的作业，然后鞭策自己继续“晚自习”，一般躺下都在半夜12点左右，“高考越来越近，有时会失眠，折腾到一两点也是有的”。

“为解馋偶尔会买些烧烤，妈妈做宵夜也会准备虾球。”之前“晚自习”犯困，彭昕焯会用清凉油提神，而最近常失眠的他表示，“很疲惫，但就是亢奋，那种事儿没做完、时不我待的感觉”。

由于疫情防控乘车扫健康码等实际需要，学校允许学生带手机，但到班后得放进“手机保管箱”。在此期间，彭昕焯是“失联”

的，往往晚上回家，才能打开手机“奢侈”地消遣一下，刷刷微博，“主要看新闻，了解一下周围事情”。另外手机也被彭昕焯用来听音乐，除学校下午“起床铃”，《少年》《微微》这两首歌曲外，高考前伴随彭昕焯深夜入睡的，多是柔和的纯音乐。

经历过新冠肺炎，彭昕焯和家人认为身体是第一位的。在彭昕焯看来，“父母本就很‘放养’我，高考压力主要来自自己”。“做好自己，不想太多，不给自己施压”。彭昕焯在端午节可以休息一天，6月24日晚放学后，他和爸妈约好到汉阳奶奶的家里共度端午。

高考结束后，彭昕焯想按原计划和同学们一起出去玩玩，比如到贵州走走看看，那里有江汉方舱照顾过他的护士，“我和他们有约定”。另外彭昕焯很希望电影院赶紧开业，这么长时间没能和好友看电影，让他“很不自在”。

特殊年份的高考记忆

再过几天，2020年全国统一高考就要拉开帷幕。今年高考无疑是非同寻常的一次，这不仅体现在因疫情延期一个月的时间变化，还体现在相当部分的考生长期在家复习，与往届考生相比，他们经历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高考冲

刺季。在这期专题中，既有“特殊年份”的高考往事，也有今年疫情影响下的备考故事。无论困难有多大，每个人都会迈过高考这一关，完成这场真正意义上的“成人礼”。
高考加油，祝福你们！

没想到核酸筛查成了你生日的小确幸

□ 小时代

儿子，6月26日是你的18岁生日，祝贺你成人！我的礼物尚未选好，却先接到了学校的通知：全体高三学生26号去做核酸检测。一份特殊的“安检大礼”，似乎注定意味着这个生日会让你终生难忘；而今年，也实在是非同寻常。

这段时间，我的内心仿佛经历了一次过山车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，全民居家隔离，你的学习方式也发生了变化。由于春季开学改为线上，于是我们赶紧去张罗新“装备”：买打印机、打印纸、摄像头，学习并适应网络直播课程。

3月底，教育部宣布全国高考延期一个月举行，我在震惊之余，忽然又发现北京市的高考时间特定。随后，微信群和朋友圈瞬间“炸裂”，众说纷纭。有人提及“北京也有可能早于全国时间”，你睁大双眼，“不会吧，刚听说推迟又提前，太吓人了！”幸好后来北京宣布7月7日与全国同步开考，我那悬着的一颗心才终于放下。延期一月，意味着更多付出和更久煎熬，也暗含着时运和转机。

此后，我们深居简出，日日只能凭窗张望。当山桃、玉兰、海棠次第开放，在居家学习3个月，我们也终于等来好消息：4月27日，高三率先开学。开学后，学校精密防

控，要求早晚上报体温。转眼入夏，天气渐热，疫情终于被控制住，除了国外输入病例，各地多日没有新增，各年级先后开学，市民们也准备摘掉口罩了……

可是6月11日北京的新增本土病例，又让人猝不及防。6月16日晚间，我们收到了紧急通知：全体师生停止到校，恢复在线上教学。这是你第二次被迫居家学习，距离高考只剩20天，返校似乎是无望了。你当时的表情有点蒙，继而感叹：也好，不用烈日下往狂奔奔波了。

糟糕的是，当晚你体温开始升高，测温第一次37度，再测37.1度，睡前已经接近37.3度。这次，我真的有点慌了，表面强作镇定，安慰你说没事，转身便悄悄连线医生。对方回复道：平时几乎两点一线，学校和家里都防护很好，身边没有病例，这种情况感染概率极小。

虽然稍觉宽心，却仍旧有些忐忑，我和你爸爸想好各种预案，做了最坏打算：明早万一高烧，直接去发热门诊，全家做核酸检测，及时告知班主任……天刚亮，疾步到你床前，伸手探额：不烧！体温测量为36.2度，悬着的心这才落下了。回想起前几日你骑车回家时说热得浑身湿透，这次应该只是中暑了。果然，服用两天藿香后身体状况便已好转。我长吁一口气，又是有惊无险。高考无小事，健康也是大事。这次集体做筛查是好

事，是一次“安检”，去除怀疑，消解担忧。

送你去检测点时，天气闷热，你却情绪平静，一路轻松地跟我聊天。看来，是昨晚我们的“演练”起作用了。居住小区安排自愿检查后，我们回家跟你分享：咽拭子采集，程序严格，过程简单。了解了，预演了，上阵自然不慌。高考也如是，平时无数演练，就是为了这最后的实战。

等你的时候，我坐在车里感慨良多。都说你们这届不太“走运”，出生后即遇“非典”，高考时又逢“新冠”，还是首次新高考，可谓“苦其心志”，或许这就是“天将降大任”的考验吧。

检测过后，你掩饰不住兴奋：过程还挺快的，嗓子有点难受……我表示时间有点长时，你很惊讶，“不长啊！跟同学聊天来着，感觉时间过得很快。大家又开始长胖了，前段时间刚减下来，哈哈……”你还是那么孩子气，叽叽呱呱不停地讲这讲那；再次见到同学是多么高兴的事啊！此前放学前别都没能好好说声“再见”，本以为只能考场再会了，没想到这次筛查也成就了你生日的小确幸。

那天检测完回家，你吃到了心心念念的大餐，还有我尝试做的蛋糕。你对着蜡烛，郑重许了愿。生活依旧美好，洞察世事，笃定内心，相信一切会好起来，期待你达成所愿。

填报志愿时，在父母的建议下，我没有选择北京本地高校，第一志愿填报武汉大学。结果还挺幸运，第一志愿我就被录取了，因此取消了复读计划。

那年秋天去上大学报到后，好些大学同学还很好奇，一个北京姑娘填报了离家这么远的城市，以及大家都会不约而同询问同一件事——在非典型疫情严重的城市备考是怎样一种感受？

我在武汉大学度过了4年的青春，也在武汉这座城市留下很美好的回忆。今年春节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，武汉成了全国人民牵挂和聚焦的城市，我每天看新闻，整个城市都在团结一心抗击疫情，我也看到好多武汉大学生校友每天奔波忙碌，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。这让我特别感动。

时隔17年，我又经历了一次疫情，站在高考即将到来的时间节点，内心感慨万千。很想对这届高三学生们说：我很懂你们的滋味，疫情期间备考不易，请一定一定坚持到最后，愿你们都能在这场战斗中实现青春期的梦想。



在医生护士给的白纸上，彭昕焯用人物速写记录了在江汉方舱医院的瞬间。受访者供图

□ 青莹

高考已经是17年前的遥远回忆了，照理说，隔着近20年时间，很多备考细节记不起来也很正常。但是，因为“2003年”“非典”“北京”，这几个烙在记忆深处的关键词，我依然能打捞回一些画面。

我就读的中学，靠近当时一家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。大概因为当时年龄小，同班同学并没有觉得太恐慌，只是偶尔会带着调侃语气说一句：“医院病毒会不会某一天通过窗户传这儿，把我们全班放倒了？”

非典疫情严重时期，低年级学生都被放回家，只剩下高三生和初三生留校上课。等疫情加重后，初三生也都回家了，整个校园里只有我们还在坚守课堂。

非典，对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呢？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是，我们家将近一星期曾连续吃同一道菜：青椒炒土豆。吃了四五天，我终于忍不住问我妈：“为什么每天

“非典年”高考：备考不易，请一定坚持到最后

都是这道菜？”妈妈说：“因为现在市场上买不到其他菜了。”

我每天骑自行车上学，中午在食堂吃饭，晚上回家吃饭，然后再回学校上晚自习。在马路骑着车，我发现，即使是在上下班高峰期，身边驶过的红白相间的公交车里时常只有司机和售票员两个人；原本人山人海最闹腾的街区和沿街店铺里，也看不到什么人影。北京这座城市似乎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，我挺不习惯。

因为非典，我们学校要求每个学生上学携带一支水银温度计，进教室上早自习前要先自测体温，卫生委员挨个登记，等到下午再次测体温一次。因为我骑车上学，每次快速骑到学校整个人一身汗，导致有时候我测出来的体温是低于正常体温的。这时卫生委员就会说：“你等等再测一遍。”

汶川地震后的高考：每颗种子终究都会向阳而生

□ 李勤文

回首往昔，2008年在我的记忆中，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。于我而言，它让我在这一年经历了自己人生中特殊的成人礼。

2008年5月12日，冲刺高考已经到了最后阶段，这是我参加第三次诊断考试的日子。谁能想到，当天中午，我正在家里休息，强烈的震感突然袭来，我慌忙躲避在门框下。对处于阿坝州的我们来说，每年偶发的有感地震，让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“免疫”能力。但在持续长达2分钟的强烈震感中，所有的常识、理智都在一点一点消退，弥漫而来的是强烈的恐惧。

当劫后余生的人们冲上街头相互张望时，那种对未知情况的恐惧感压迫着每一个人。我当时不想去学校，害怕与家人分离后，就是一场生离死别，可在父亲多次的鼓励和安慰中，我还是迈着忐忑的步伐回到学校，等待进一步的安排。当天下午，我们本来要参加的数学考试被取消了。数学是我最不拿手的科目，要放在从前，若不考

试，自己肯定高兴坏了。可在当时，我想自己若能在教室里安静地参加一场考试，无论成绩多少，其实也是幸福的。因地震导致信号中断，一整个下午，我们都在各种猜测和惴惴不安中度过，异常燥热的天气无疑也将这种焦躁的情绪无限放大，在三个多小时的等待后，学校宣布停课，各年级学生陆续回家。

灾后的一切都在等待重新开始，紧张的救援陆续开展。不幸中的万幸是，我所在的马尔康城区与汶川县之间有山川之隔，有效阻挡了地震波的损害，并未受到严重的影响。但马尔康既是阿坝州州府所在地，也是大批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、灾区人员疏散撤离的必经地。因停课不能及时返校的我，跟随父母在校磨河边搭起帐篷，采购了许多的矿泉水、干粮，等待转移灾民的车辆经过，为他们送上补给。这是我们在当时唯一力所能及的事情：利用身边有限的资源为灾民送上一份心，为抗震救灾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。犹记得母亲当时说：“这就是灾难，这可能是你与灾难最近的距离”。当你我在劫后重生时，才能体会活着

就是一种幸运，灾难之后还能与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。

经过二十七天的休整，受地震影响的所有高三学生也陆续返校，我们的高考时间调整到了7月6日。多一个月的备考时间，我们需要快速调整好备考状态，也需要调整心态，从地震灾难的阴影中走出来。记得复课时第一堂课的主题是“重生”，在面对自然灾害时，唯有勇敢面对现实，才能尽快战胜恐惧，用积极面对的心态去挑战自我。这一课，只为让我们明白，历经此次大灾后需要重塑信心，能坚强面对未来的日子，才是真正的成长。

7月6日很快就到了。我的高考在一切就绪中开始，严阵以待的我们，在肃静的考场中奋笔疾书，努力为自己12年的辛苦付出画上圆满的句号。与其他地区高考不同的是，为让灾区的考生能在安全的环境下完成高考，快速搭建的板房在紧急施工中完成，所有设施设备一应俱全。一排排整齐的蓝色板房搭建起了我们的梦想，也构筑起了保护我们梦想的坚强屏障。现在想起来，那些临时搭建的考场，毫无简陋之感，在那个特殊



时期，给我带来了强烈的温暖，让我不至于在考试的时候因为震灾之事而分心，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正常的应试水平。

板房中的高考，是我这一生中难忘的一段经历，这也是与我的老师、同学、朋友和家人一起共同奋斗的日子，也是与日夜夜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的英雄儿女们，同呼吸、共命运的日子。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，那些特殊的记忆与精神食粮，都化为我生命

长河中最宝贵的财富。这让我更加清晰地看到，不经过这样特殊的考验，人是很难得到成长的。面对这样特殊的高考，一次又一次自我挑战，而且自己不被眼前的困难击倒，这才是我真正的“成人礼”。当我们还是一颗种子的時候，就努力的往土里扎，然后静静地等待雨露的滋养，努力发芽。我们的成长之路亦是如此，我们都会在自己已有的时节里，相继开花，向阳而生。

